

Wn | 诗路花语

母女俩

■ 冷霜

太阳很大,但近来她的脸上总是阴天。它曾经很光滑,先是岁月的早冰场,后改作

化妆品的小公园。她冷静地看她女儿的一招一式,比旁边的母亲们更加老练,心里却盘算着回去买菜和做饭的时间。

“滑吧,别怕,慢点”,为什么微笑就像系紧在冰鞋里,又如何优雅地将你的小脚

不可控制地推向终结?远远地,向松弛的双臂

张开双臂。火车呼啸,带走阴影,下午还长,你健康的肤色以后会使你忧愁。

三月

■ 郑文秀

所有的窗户已打开房间里,摆满装盛阳光的陷阱,马路上的流行色,一露脸它们的慷慨,那些不速之客,瞬间沸腾太阳不再内向,它的棱角把交错的草尖,谱度为另一种花朵,随风招展

世界在早晨就开始破碎让晶莹的露珠,在枝头做完一生的恋爱,昨夜的婚床在解冻,给盛大的场面开一场蓝色的交响乐

正如惊艳的大地,在涟漪中赋予的梦境,那种曲折中的美丽如人生逾越悲伤后,绽放的完美的幸福表情

我此刻关心的三月,那些流动的大地之魂,诞生于暗香的内心,为每一个人赋予了一场奢侈的绝唱

给你,海子

■ 骆家

洲仔岛,我喜欢你如你但我一直把你当加井岛养来就好像我暗恋一颗象腿树却与她的绿帽子无关

错把异乡当故乡流连还丢掉了数不清的清晨海子,是否把你的枕木当舟才知道你的爱你的伤

在三月的末日空旷也荒芜日晕印在天空的中央“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野花一片”三更雨绝对是一种吉兆

暮 色

■ 陈不晚

暮色,是一支归乡的小曲我们的一生都在归乡的途中

在时间一般强大、永恒的天空下我们的路途是一株矮小的树看似静止,却是暗自在向上

向上在树心搭建一圈圆旋转而上的阶梯

向上

不是去奔赴一场夕阳的黑暗落幕而是去迎接一轮明月的荣光新生

五律·春游昌江赏木棉花

■ 陈奋

南岛春微暖,红棉细比看。云乱游岭表,火凤舞林冠。地设连枝约,天酬簇蒂欢。可知相与意,回景复盘桓。

Wn | 名家翰墨

■ 惠惠

一处风景成为商品,事情热闹起来。无论把某地冠以多么辉煌的文化与历史,不能只看那口黝黑潮湿的山洞吧?不能只看那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石头吧。于是人们把通往那个洞口、那堆石头的路建得阔大无比,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门,另加曲径通幽绿树成荫流水潺潺,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虽然尾大不掉,无论如何,皇冠上最耀眼值钱的还是那颗居顶的明珠吧?不过,我们确实遗漏了风景深处的某些东西,比如文昌东郊椰林曾有过的浓浓的生命情趣。

第一次到东郊椰林是一九八五年,荒芜一片,现在百莱玛度假村的地方,蹲着一个烧石灰的灶,地老天荒,千年前就是这样美丽的地方。水天相接的浩瀚大海,亿年涌动的纯净海浪,沙滩一桅长满藤壶的船木,让时光抚摸得像瓷器光滑的贝壳残片……惊心动魄,让人遐想翩翩。椰林绵延几十里,细长的椰树探身海面,斜斜插在波海之上,好像要掬一口南海的水;它们的羽叶辘辘剪动,发出噗噗的响声,把阳光剪得金子一样碎,撒满天空、陆地



Wn | 家在海南

回老家

■ 苏文道

以前,我的老家偏僻落后贫穷,离开后就一直不太想回去。去年8月,在外工作了四十年的我退休了。办完手续,我就回老家住,一住就是一个

月,妻子催了好几次还不想出来,因现在老家住的比城里还舒服。我的老家是在海口市羊山地区的一个名叫坡训的小山村,属于火山岩地貌,石头多水源少,难于耕种,儿时看到大人劳作非常辛苦。

当时,最令我们村头痛的是交通不便,村里很少有外人进来,甚至抗战时期日军明明知道我村藏有共产党机构人员,想围剿都没法进村,只能用飞机来轰炸。我们村原进出村的道路,都是由大小厚薄不一的石块铺成的山间古路,路边灌木杂草丛生,两个人并行都有点困难,牛车就更不能走了,迎亲送货全靠着人挑抬,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都没变过,所以修路成了我们村乡亲们的最大诉求。在我当生产队长近一年的任期里,曾发动乡亲们出工投劳,辛苦修建近半年时间,硬是将古山路扩修成一条3米多宽的土公路,才可以拉牛车,骑单车。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海口工作。那时不论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条件,与老家相比,都是天壤之别。每次从海口回老家,我都有从现代都市到原始山林的感觉。除了清明和春节,其余时间我很少回去。

虽然不想回,可我心里还是挂着老家,时时关注它的变化。大约从2000年起,政府相继为我们村拉电网,挖深井,建水塔,还修建了水泥路。特别是近几年,有外商来村里租地寻求合作,村里出去打工的青壮大都返乡创业,加上修建环市高速公路征用到我们村的土地。村民开始有钱了,有钱的村民首先是建房子,原来用石块干垒起来的老矮的小瓦房,如今大多变成了新楼房,每家新楼都有一个庭院,在大树的环绕下舒适怡人。老母亲虽然已八十多岁,也学着人家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

去年,政府建海口市沙坡水库森林公园,开一条柏油单车慢道通过我们村,一到晚上太阳下山,路灯就自动亮起来,不知情的外人还以为是别墅区,不敢相信这原是一个偏僻的古村落。

退休后没工作压力,我在老家就有心思和家人、乡亲们慢慢地聊天。为了弥补多年来回家少的亏欠,我每天与母亲长聊,她一生勤劳,为人忠厚,身体硬实,虽然八十多岁了,仍耳聪目明,讲话如连珠炮,每天还帮着弟弟放牛、放羊和喂猪。她虽不太识字,却很明理,常用传统道德观来教育子孙。

一天上午,我在村里走,看到老村长赶着一群本地羊走过来,我就问他养多久了,他说才两年多,他的这群羊有三十多只,值七八百元呢!他还告诉我,他的弟弟原来在府城做肥料生意,现在回来当“鸭司令”养一千多只鸭子,也很赚钱。说话间来到村口,大枇杷树旁,坐着村里的几位老人,其中有老村长的阿婆,我问她今年高寿了,她说103岁,她边说边笑,满嘴无牙,却是脸色红润,声音爽朗,我赞她身体好,她却说是政府好。她告诉我,政府每个月都发给她300元生活费,看病还报销。讲得在旁座的几位老人连连点头赞是,老人们争着告诉我,她们都八九十岁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穿着“环卫”制服的人在扫村里的马路。出于好奇,走近一看,原来是村里的两位小媳妇,我问她们:你们怎么穿上环卫服扫路了?她们回称是本村的环卫工,从去年开始龙华区为每个自然村选配环卫工人,安排村里的人负责本村的环卫工作,有月薪,还配有垃圾桶,垃圾屋和送垃圾的手推车等。怪不得,我看到村里虽有一些散养的牛、羊、鸡,但路面几乎没有发现禽畜的屎尿,这也许是海口市搞“双创”的一个措施吧。

农村的晚饭一般吃得较晚,我正因为错过中央一台“新闻联播”感到惋惜。弟弟告诉我可以倒回来看,因为家里已装了50M的光纤宽带,用上网络电视,有回看的功能。我心里很惊讶,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城里,许多人都都还不会使用网络电视呢。

在老家住了一个多月,因为有事又要走了,但这次我有点不想走,在老家住得又方便又舒服。母亲也叮嘱我去城里办完事就回来,我答应了,她脸上立刻现出喜悦的神采。

与大海……流连忘返的人与天空大海大地浑然一体了,有时显得很伟大,有时又显得很渺小。

我第二次到东郊椰林,金黄细嫩的沙滩上出现零星酒家。木船靠岸时,鞭炮炸响,是农家酒店欢迎宾客的礼仪。椰林的海鲜确实一流的;吃椰子不要钱,询问价钱让农人目瞪口呆,好像侮辱他们。海南椰子半文昌,文昌椰子半东郊,不就是椰子吗!喝吧……东郊椰林是我重要的待客地方,无论何方来人,请到东郊椰林来。客人兴奋莫名之时,我已熟视无睹,常常坐在椰林里发呆。

渔民在造一艘船,龙架已经打好,一旁堆着厚木板,工人往龙架上钉船板;有人用椰子叶柄烧起一堆火,烧烤木板以改变它的角度,适应船的某个弯度。不干活的是老把式,抽着水烟。一长节毛竹,里头装水,上有插烟丝的口,抽起来咕噜噜响,不知怎的老把式鼓腮一鼓,烧过的烟丝噗地落在地上。乡村孩子看老把式抽烟,烟丝噗地落地时,孩子们哄笑起来,老把式发脾气,挥着烟枪喊叫,孩子们一哄而散。

一只精壮公鸡不怕,迎着逃散的孩子走来,跳上一棵海棠,看看

瞅瞅,然后跳下,低头地上寻找,接着发出清脆的咕咕声。椰林各处奔出好些小母鸡,五颜六色、争先恐后抢到公鸡跟前。地上没有吃的,哪怕一只白蚁!公鸡是骗子,骗子、骗子!小母鸡立正,接着转身就走,公鸡奋力起来,一啄啄住小母鸡的头冠,一人大爪上了身,小母鸡蹲下,公鸡弓背垂臀事便成了;公鸡跨下来,得意洋洋,炫耀地张开双翅,倾斜身子绕着落魄的小母鸡跑碎步,咯咯地叫。

这些动作像极了某些民族舞蹈,或者倒过来说,那些舞蹈像极了公鸡的动作,那些甩手与跨步是奔放与豪迈的人类情怀。在东郊椰林看了公鸡得意的一幕,知道人类是怎样向动物学习,把它们的举动触入艺术。如果说这事有点形而上的话,那下的也有。现在老师羞于给学生性启示,让鸡来教好了;顺便一堂安全课,有些人说的比唱的好听,像那只公鸡叫的比蚯蚓还美;人不好贪吃,像那只小母鸡,无论男孩女孩,不动脑筋要坏事。

鸡的事刚完,呼噜呼噜走老母猪。老母猪十多只乳头拖地上,沙子被犁开,一条深深的犁痕从椰林深处

Wn | 小小小说

想发财的二叔

■ 吕敦楚

二叔那年考上中专,是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见村人都夸二叔有出息了,爷爷和奶奶就笑得合不拢嘴。

两年后,二叔被分配到濒临倒闭的味精厂。厂里有点门路的人都飞了,可二叔飞不走。二叔在要死不活的厂里当了近十年的财务科长,家里却一直是穷得叮当响。

这天,邻村的光棍汉大牛来找二叔,说是想跟二叔合伙做耕牛生意。二叔见本钱不多,就在厂里借支了一万元。三个月后,大牛就给了二叔一万五。后来又做了几次耕牛生意,二叔又赚取了一万。再后来,大牛说贩木材利润大。二叔想都没想就说,要多少本?大牛说本大利大,少说也得十万。二叔偿到了甜头,犹豫片刻道,成,我现在就给你去开现金支票。

转眼过了三个月,大牛却没了音讯。二叔找到厂长,谎说二婶病了,要回家照料几天。

二叔发动亲朋好友,找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到大牛的影子。二叔这才感到大事不妙。果不其然,二叔一到厂里,就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

二叔坐了三年牢,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回到村里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二叔被开除了,没了工作,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穷困潦倒。

二叔干不了田地里的重活,但他仍不死心,总想做些生意发点小财。

我每次回村里,见二叔不愿下地,总让二婶一个女人忙里忙外,就劝二叔,你既没本钱,又缺心眼,还做啥子生意嘛?你还是在家里安心心多帮帮二叔,也好让二婶喘口气。

二叔吸着劣质烟,闷闷不乐道,我也想在家里多帮帮你二婶,可在这几亩薄田里就根本刨不出多少食来。见二叔像头驴驴,于是我就跟二婶“筑药”,你可千万别再让二叔跟人家瞎混,人穷只能吃补药,吃不得一点下药啊,要是再让人给坑了,到时眼泪都没得流哇。

二婶叹了一口气,抹着眼泪道,你是俺村里拿主意的人,你二叔连你的话都不听,他还听我的吗?哎,真没想到,你二叔竟变成一个游手好闲、没心没肺的人!

快到过年时,我正在单位加班,二婶突然风风火火来找我。二婶刚落座,就哭着告诉我,说强子要废了我二叔。强子这人我认识,是邻村出了名的混世魔王,没人敢碰无人敢惹。听父亲说,强子这几年靠坑蒙拐骗发了不少不义之财。

我忙说,二婶,你别哭,告诉我到底是咋回事?强子这样的村霸,村人见了他唯恐躲避不及,二叔咋就惹火烧身呢?二婶说,前些天,有个大款模样的男子到村里来,说是要收购银元,问村里有没有?大款跟你二叔留了电话号码,说以后要是知道有人家有,就打电话给他。过了两天,还真有人兜售银元。当时金贵、柱子、东瓜他们都在场,说转手就可以赚取两万块哩,这生意要是不做,岂不傻到家了?于是四个人商定每人凑两万把这袋银元给盘下来。你二叔一急,就找强子借了两万元的高利贷。没想到这袋银元全是假的,现在强子硬逼着你二叔还钱。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可真是件棘手的事情啊。见我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着方步,二婶说,急死我了,你快跟我拿主意呀。

我把烟头一掐,斩钉截铁道,那就让强子把二叔废了吧!要是把二叔手脚打断了,强子不但要出医疗费,而且还得付精神损失费。要是强子把二叔打瘫了,那强子就得养二叔一辈子,看谁划算?

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了。我惦记着两个堂妹是否有钱上学,就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你放心吧,你两个堂妹都上学了,你二叔现在乡中学看门,六六块钱一个月哩。

我知道乡中学看门这工作,是不容易得的,大惑不解,问是谁帮忙找的?父亲说,还有谁?强子给找的呗,强子要你二叔每月还他三百。那天你二婶把你的话带给强子,强子当场就给镇住了,高额的利息也不要了。

这天下班,在街上偶然碰到强子。我迎上去,笑呵呵地说,强子,谢谢你给我二叔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不料强子怒目而视,凶巴巴道,算你狠!你真不愧是村里拿主意的人!

其实买卖假银元的骗子是我的两个朋友装扮的,在电话里我也一再叮嘱金贵、柱子、东瓜他们一定要守口如瓶。我之所以在父亲和二婶面前也隐瞒实情,还不是怕强子逼债时,父亲和二婶表现不出惊讶面庞,而让二叔看出破绽,不然二叔又要继续在外面瞎逛,又要异想天开指望哪天馅饼砸到他的头上。

Wn | 动物档案

蛇

■ 严敬

有一种蛇,浑身赤红色,缀有黑色斑纹,很像刚从泥里挖出的桑树根,因此,我们叫它桑树根蛇,它的毒性很大,孩子们都远远躲着它。

夏天,它进村,在墙脚下游走,携带一团阴影,空气凉丝丝的。墙脚本来是癞蛤蟆的地盘,一条桑树根蛇缓缓进入,癞蛤蟆眯尖,变得很有礼数,急忙退避一旁,给客人让道。它知道蛇不会同它争地盘,不过是借道而已。桑树根蛇沿着墙脚往上爬,它的身子贴在墙壁上,之后,它的头攀上窗户,身子一点点滑入房舍。它有很多的好奇,住在屋子里的人都干什么呢?趁着黑夜,它摸进屋来看一看。它不知道,这时候,容易发生意外,说不定它会吓着人,同时也被人惊吓。

桑树根蛇会上房,有些麻雀把窝安在屋檐的瓦楞下,这些麻雀将有很大麻烦,桑树根蛇要拜访麻雀窝,而且要享用小麻雀。受益的蛇不肯马上离开,它盘踞在麻雀窝里,指望老麻雀回家过夜。

还有一种蛇,叫土地婆,剧毒,水牛让它咬一口,立死无疑。它的颜色与泥土一般无二,它的叫声像鸡鸣。一天清晨,老栓叔下地,那块刚收了油菜的地离村子有一两里远,但奇怪的是,站在地头上,老栓叔听到周围都是鸡鸣,睁眼瞅瞅,身边没有一只鸡。老栓叔一时有点糊涂,突然,他明白了,他身边有一群土地婆蛇,它们可能正在表演合唱,也有可能正在开会议事,而他误入了它们的会场。老栓叔没有着慌,他不声不响往回倒着走。

夏天一过,许多事情要收场,蛇要回到泥土睡觉。冬天,村里人兴修水渠、平整土地,时不时挖出一两条蛇,这些蛇也像把窝安在屋檐上的麻雀,选错了睡觉的地方。它们快要冻僵了,放它们走也走不动。其中有土地婆蛇,夏天它快如闪电,眼下却像一块泥疙瘩,动弹不得。

Wn | 天涯履迹

在什寒

■ 莫晓鸣

什寒是海南琼中一个黎族苗族同胞共居的村寨。那天清早,两辆中巴车从琼中县城出发,不久便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大约两个多小时后,这座海拔八百多米的村庄才呈现在眼前。

因远僻深山,这里曾经是一座与世无争的村庄。村民们日出而做日落而眠,世代差不多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甚至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过去这里外人更是罕至,若谁家来了一个陌生人,几乎要成为全村的新闻,马上会引来众多好奇者围观。

就是这样一座闭塞贫穷的村落,经过政府出钱出力改造,它已焕然一新。什寒村藏在黎母山和鹦哥岭之间的高山盆地,它是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这里森林茂密,绿被四季,村庄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恍若天上人家。村子里住着五百多个黎族苗族同胞,树影疏摆,鸡犬相闻,他们世代安居在幽静祥和的乡野图景里。村子的东、西、北三面都是纵深的天然林,举目眺望,如列兵布阵的威武兵士,它们成为什寒村与喧嚣外界隔离的天然屏障。这三面围拢的天然林使什寒常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被誉为“空气维生素”的负氧离子的浓度在这里每立方厘米不低于四万个,整座村庄变成一个优良的自然氧吧。改造工程让这座沉寂古旧的村庄换了新颜:铺了水泥路,挖好的鱼塘上搭了栈桥,建了民族歌舞广场,还帮村民装修了用来经营的乡村客栈。一个原始村落日新月异の蜕变,与天然氧吧的美誉相得益彰,什寒终于跻身“中国最美十大乡村”,成为都市人暂时远避尘世喧嚣的首选之地。

我在悠长的村巷里闲逛。路面很干净,没有村路常见的禽畜粪便横陈。几乎每家每户临街的墙壁都刷白了,五彩缤纷地画上了村民劳作、生活和爱情的图景,逼真而生动地告诉每一个外来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幸福,总有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有许多户人家的门口,都架起简易的摊位,排列的物品有蜂蜜、糯米酒、佛珠手串,甚至有一小节珍稀的花梨木。摊主一般是这家的主妇或女儿,她们满脸笑意地望着一个个经过的陌生身影,生意再冷淡,也没能消磨她们诚恳而明亮的眼神。还有几家门前故意做了个高大方正的门框,涂上惹眼的色彩,边上斜插一面“某某农家菜馆”的小旗,便成了一个品赏乡味之所。只见菜馆木门大开,旗在风中舞,似向四方来客盛情招手。

我和几位朋友重返村口,找了一家庭院式茶坊坐了下来。茶坊依山而建,居高临下,透过周边垂挂的枝叶,就能将整座村庄尽收眼底。这是一座山山水水簇拥的村庄,不知每一个来这里的人用眼睛看的时候,是否也用心在读。我想,大概山水滋养出来的心灵独特有异,所以这里的人不急不躁,什么时候都端着一副平和的面容。

在什寒待了几天,它的山山水田田稀释了我的一些情绪,让我感到舒心。临上车,我向这座绿意葱葱的村庄摇了摇手,却不像作别,它的每一片绿意,都在我心里存着,不可能与我作别。